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野性的呼唤

Call of The Wild

[美] 杰克·伦敦

中国致公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野性的呼唤

Call of The Wild

[美] 杰克·伦敦

李鹏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呼唤/(美)杰克·伦敦著;李鹏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野… II. ①杰…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89 号

野性的呼唤

译者:李 鹏

责任编辑: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3.75

字 数:6878 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380.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杰克·伦敦(一八七六至一九一六),著名美国小说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杰克·伦敦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是个破产的农民,颠沛流浪,家庭总是极端贫困。杰克从小从事体力劳动,当过报童、工厂童工和水手,后来又在黄麻厂和铁路工厂干粗活。

一八九四年,杰克·伦敦十八岁,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罢工不断。西部几个城市,以失业工人为基础,组成“工人军”向华盛顿进军,要求政府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杰克·伦敦参加了这次进军,但他不久就离开了“工人军”,“工人军”后来也被警察驱散。他步行或扒火车到全国各地流浪,还被警察作为“无业游民”逮捕罚做苦工,这些生活经历使他广泛地了解到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美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

杰克·伦敦回家以后,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发愤读书。他同时阅读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一八九六年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成千上万人涌向克朗戴克河一带去淘金,他也去了。但是他得到的不是金矿,而是“坏血病”,他又回到旧金山。他决心不再出卖劳力,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杰克·伦敦参加了社会党的活动,当过奥克兰社会党的候选人。他在《我如何变成社会党人》一文中说,他之相信社会主义,是因为“发现自己已经跌近社会的深渊,正在滑向屠宰场的底层”。一九〇三~一九〇七年间,他参加社会党活动最为活跃。当时社会党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活动,但脱离工人运动,对议会道路存有幻想。

一九一〇年以后,杰克·伦敦发表过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杰克·伦敦的艺术手法已相当成熟。他总是用行动来表现主题思想,作品动作性很强,作者尤其善于把人物的性格放到尖锐的冲突中去表现,因此,他底下的人物像刀削斧劈似的,个性极其鲜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三年以后,杰克·伦敦的创作明显衰退,他成名后挥金如土,追求个人享受,不惜赶写质量粗糙、迎合读者的作品,而对社会斗争的兴趣日趋淡薄。一九一六年他正式声明退出社会党。杰克·伦敦作为一个进步作家生命已告结束。他终于因病债交迫、精神空虚而自杀。

杰克·伦敦一九〇三年出版的小说《野性的呼唤》描写一只体力出众的狗与狗群的斗争,它野性未驯,在狼群的呼喊下,逃入莽林,变成了狼。这部小说中动物的特征表现得非常具体、细致,深受读者欢迎。作者通过动物间的斗争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冲突,但是在表现这种斗争时,作者流露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思想倾向。

目 录

白牙	(1)
第一部	(3)
第一章 灰狼崽	(3)
第二章 世界的墙壁	(7)
第三章 肉的法则	(16)
第二部	(21)
第一章 造火者	(21)
第二章 束缚	(30)
第三章 无家可归	(37)
第四章 神的足迹	(41)
第五章 契约	(45)
第六章 饥荒	(50)
第三部	(57)
第一章 同类的敌人	(57)
第二章 疯狂的神	(64)
第三章 满怀憎恨	(70)
第四章 纠缠不休的死神	(74)
第五章 绝不屈服	(83)
第六章 恩主	(88)
第四部	(100)
第一章 远行	(100)
第二章 南方	(105)
第三章 神的世界	(110)
第四章 种族的呼唤	(118)

第五章 睡梦	(123)
海狼	(131)
第一章	(133)
第二章	(138)
第三章	(143)
第四章	(153)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63)
第七章	(174)
第八章	(176)
第九章	(182)
第十章	(193)
第十一章	(198)
第十二章	(206)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21)
第十五章	(226)
第十六章	(238)
第十七章	(243)
第十八章	(249)
第十九章	(256)
第二十章	(260)
第二十一章	(264)
第二十二章	(268)
第二十三章	(274)
第二十四章	(284)
第二十五章	(295)
第二十六章	(301)
第二十七章	(306)
第二十八章	(310)

第二十九章.....	(316)
第三十章.....	(318)
第三十一章.....	(325)
第三十二章.....	(329)
第三十三章.....	(334)
第三十四章.....	(339)
第三十五章.....	(347)
第三十六章.....	(354)
第三十七章.....	(357)
一块牛排.....	(365)
棕狼.....	(383)
沉寂的雪原.....	(401)
墨西哥人.....	(413)
第一章.....	(415)
第二章.....	(419)
第三章.....	(421)
第四章.....	(427)
野性的呼唤.....	(437)
第一章 进入原始的荒野.....	(439)
第二章 棍子与牙齿的法则.....	(447)
第三章 原始野兽的统治欲.....	(454)
第四章 谁赢得了统治权.....	(465)
第五章 苦劳役.....	(472)
第六章 为了一个人的爱.....	(481)
第七章 呼唤之声.....	(490)
渴望生命.....	(503)
结局.....	(525)
西进.....	(541)

牙 白



第一部

第一章 灰狼崽

他跟他的哥姐不一样。他们的毛发显露出的是遗传其母亲金琪的微红色；可是，只有他在这方面酷似父亲，窝里，他是惟一的灰色小家伙。他和直系祖宗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在体形上，他长得跟老狼独眼龙一个样，只有一点例外，他有两只眼，而他父亲只有一只。

灰狼崽眼睛睁开时间虽不长，但已能稳实清楚地看东西了。而且，就是当他眼睛还闭着的时候，他已有感觉，能品尝，会嗅味，他很熟悉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甚至会跟他们争斗，从小喉咙里发出奇怪尖厉的声音（其实是嗥叫的前兆）。他双眼睁开未久，就凭触觉、味觉和嗅觉熟悉了自己的母亲——温暖、流食和爱抚之源。老母狼的舌头温软而充满爱抚，当她跨过他那条柔软娇小的躯体时，那舌头就会舔平他的皮毛，让他紧偎于自己的身体，随后让他打个盹儿，睡睡觉。

在出生第一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他就是这样在睡眠中度过的，可现在他可以很好地看东西了。他可以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醒着，开始自然而然、顺顺利利地了解自己的世界。他的世界是幽深昏暗的，可他不明白这点，因为他不知道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还有朦胧的光亮，但他的双眼从未适应过其他光亮。他存在于狭小的世界，其界限就是洞穴的墙壁，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宽广的外部世界，所以他不因生存空间的狭小而感到压抑。

可是，他早就发现自己世界的一面穴壁和其他几面大不相同，那是洞穴出口，是光源。还在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有任何自觉意识之前，他就发现了这一点；还在他睁开双眼，朝那张望之前，这面

穴壁就有一种令他无可抵御的诱惑。从那儿射进的光线撞击他那紧闭的眼睑，于是令他那由光学神经构成的眼睛闪烁着星火微光，涌动暖色奇异的快感，就好像一株植物的奇妙的化学变化驱使植物向往太阳一样，他的肉体的生命力，他的肉体的一切组织的生命力，他肉体物质基础的生命力以及他个体生命以外的生命力对那光线的渴望，驱使他的身躯向往那光线。

起初，在他刚露出有知觉的生命之前，他总向着洞口匍匐爬行，这一点，他的哥哥姐姐与他相同。这段时间，他们中没有谁会向后壁阴暗处爬行，日光诱惑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植物一样，日光是支撑他们生命力的化学变化的必需品；他们那幼小的玩偶似的躯体，好似葡萄藤的卷须，漫无目的而又依循化学变化的方式缓缓移动着。后来，当他们都长到一定时候，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冲动和欲望时，阳光对他们就更具吸引力了，他们总朝那儿爬行，但都会被母亲拽回来。

如此，灰狼崽明白了母亲不只是有一条柔滑又充满爱抚的舌头，还有其他特征。在他执拗地爬向那光亮时，他发现她身上有一只鼻子，连同一个尖嘴，教训着自己；后来又发现她有一只爪子，压倒他并用敏捷灵巧的拍击，叫他翻滚了一遍又一遍。于是，他知道了什么是伤害，在受到最重的伤害时，他会躲避，首先是不惹这种祸；其次，如果招惹了，就要躲避和逃跑，这些都是有意识的举动，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总结出的结果。此前，在他自然而然地爬向光亮时，他会自然而然地远离伤害；此后呢，他远离伤害是因为他知道那是伤害。

他凶猛，他哥哥姐姐也一样，这本在情理之中。他是食肉动物，出身于捕食肉类的世家，他父母靠肉食养活自己，他用他那初始的生命力吮吸的乳汁就是由肉食转化而来的。现在，他出生一个月了，睁开眼睛还只有一星期，就开始自己吃肉——这肉先由母狼消化一半，然后再吐出来喂给五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小家伙，他们对乳汁的需要量实在太大了。

还有，他是这窝小狼崽中最凶猛的。他发出的嗥叫声比他们

中任何一个的都更大更尖厉。他稍微发一点儿怒,就比他们可怕得多。他,最先学会用狡黠灵动的爪子拍击来耍弄另一个家伙,叫他到处翻滚;还有,正是他第一次抓住另一个家伙的耳朵,拉拽着,并咬牙发出呜呜的声音;当然,也正是他,带来了最大的麻烦,老母狼总得制止住他向着洞口爬行。

光亮对灰狼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冒险向光亮处爬一码远,但又被拽回来。只有他不知道那儿是出口。他根本不知道出口是怎么回事——这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通道。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就更别说知道有到别处的通道了。因此,对他而言,洞口就是一面墙——有光亮的一面墙,犹如太阳对外面的居住者,对他来说,这面墙就是他世界中的太阳。他被这面墙吸引着,就好像飞蛾被烛光吸引着,他总想接近它。是他体内快速膨胀的活力,一个劲地驱使他朝向那光亮;是他体内的那种灵性,在告诉他那是出口,是他注定会走上的通道,可是,他并不明白这些,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

这面有光亮的墙有点儿特别。他父亲(他已开始明白,他父亲也是这世界中的一员,是和他母亲一样存在着的。他睡在那光亮的旁边,常为他们带来肉食)——能够直走到那亮晃晃的墙边,然后从那儿消失,灰狼崽不可能明白这一点,他母亲不让他走近那面墙,但他走近过其他几面,他那嫩小的鼻尖碰到了坚硬的障碍,这弄疼了他。冒险了几次,他觉得那儿只有墙。他没想出那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能从那面墙那儿消失是他父亲的本事,如同能提供乳汁和消化了一半的肉食是他母亲的本事一样。

其实,灰狼崽没有思维的天性——起码没有人类习惯意义上的思维,他的大脑是以混沌的方式运行的,可是,他的结论并不比人的结论模糊。他有一种认同事物的方式,从不寻根究底。事实上,这是归类行为。他只要明白一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就足够了,至于它为什么发生,他从不会为之烦恼,于是,好几次他的鼻子撞到后墙,他就认同了这一点——他是不会从墙那儿消失的。而且,他还认同了,他父亲可以从墙那边消失。但他一点儿也不为他弄

不清父亲与自己的区别何在而苦恼，他的心理结构中不包括逻辑和物理学。

像大多数野生动物一样，他也很早就开始体验到挨饿的滋味了。有一段儿时间，不但没有了肉食，就连母亲的乳汁也不再有了。刚开始，这帮家伙呜咽地叫着，但大多数时间他们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不久前，他们饿得昏昏沉沉。他们之间再也不会产生争吵打斗，再也没有一丝怒气，也都不想再嚎叫了，这时候，他们也不再冒险朝那白晃晃的墙爬行了。他们睡着觉，其实，他们身上的生命只是在微微地跳动，他们完完全全地垮了下来。

独眼龙绝望了。他伸展着长长的四肢，在洞穴里睡觉，却几乎睡不着，因为洞穴里只有烦恼，没有快乐。母狼也丢下她的孩子们，出外找寻肉食。在小家伙们出生后头几天，有几次，独眼龙远走一家印第安人营房，抢走了被诱捕的野兔，然而，随着冰融雪消、河水解冻，营家迁走了，于是，他再也弄不到肉食了。

当灰狼崽恢复活力，又开始感兴趣于那面亮晃晃的墙时，他发现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数目在减少，只有一个姐姐仍在他身边，其余的都不见了。因为姐姐再也举不动她的头，再也不能来回转悠了，所以体力日益增强的他只能孤单地玩耍，他那瘦小的身躯跟他正在吃的肉块一起转圈。食物已经来得太迟了——对她来说。她一直睡着，一圈皮肉包裹着她那瘦小的骨架，其中生命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命归西天了。

之后一段儿时间，灰狼崽再也看不到父亲出没于那面墙和在那附近睡觉了。这事发生在第二度、但又不那么严重的饥饿期结束时。老母狼知道独眼龙回不来的原因，可她不能把自己看到的场面告诉灰狼崽。她沿着那条河的左岔流亲自捕猎肉食，那只大豹猫栖居在那儿；她追踪着独眼龙的足迹，那足迹已间隔一天了，在足迹消失之处，她发现了独眼龙——不，是他的遗骸。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恶斗在那儿发生过；豹猫获胜后缩回了自己的居所。老母狼离开前发现了其洞穴。通过那些迹象，她知道豹猫就在里面，但她不敢贸然闯进去。

这件事发生之后，老母狼就避开左岔流去别处捕猎了。她清楚豹猫的洞穴中有一窝小崽子，而豹猫又是一个凶猛、暴躁、残酷地进行争斗的家伙。如果有六只狼一齐围攻一只豹猫，狼群发出呼噜的怒吼，直立鬃毛，作好打斗的准备，让他进退两难的话，情况一定会有利得多，而一只孤狼遇上一只豹猫——尤其当豹猫还必须喂养一窝饥饿难当、嗷嗷待哺的小崽子时，情况就糟糕透了。

但野生界毕竟是野生界，母性还毕竟是母性，（其实，不管是否在野生界，母性不论何时都有一种保护幼崽的本能），到了保护她的灰狼崽的时候了，她要闯进左岔流，深入岩中洞穴，单独面对愤怒的豹猫。

第二章 世界的墙壁

直到他母亲离洞远行去捕猎之时，灰狼崽才总算完全弄明白了那项禁止他走近洞口的法则，这法则不单是很多次他母亲的鼻子和爪子对他的迫使，是强行施加的，而且还是他本身正在成长的恐惧的本能。在他短暂的洞穴生活中，他从未碰上任何叫他害怕的东西，然而，恐惧正钻入他的身心，那是从遥远的祖宗那儿，经过千万条生命传递给他的，那是他直接得自独眼龙和母狼的遗传；而他们也正是从远古狼的世代代代继承了这种本性。恐惧！——荒野的遗产，这是任何动物都躲避不了的，是任何美味佳肴都无法替代的。

于是，灰狼崽晓得了恐惧，尽管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构成了恐惧。也许，他领悟成那是对生命的限制，因为他已懂得了这限制的存在；他感到那限制，是在他不能填饱肚子，懂得饥饿的时候，逼迫着他的，是穴壁这坚固的障碍，母亲鼻子那有力的推顶，她的爪子那沉重的拍击，还有那几次饥荒时肚饿难捱，这些无不使他觉得这世界中一切都不自由；对生命而言，存在着种种的限制和约束，而这些限制和约束就是法则，服从它们就能逃避伤害，促进幸福。

他没有以人类的这种方式来思索这个问题。他只归类那些能

导致和不能导致伤害的东西。通过归类,他就能避开能导致伤害的东西,避开限制的约束,以便找到满足,酬劳生命。

就此,为了服从那项由母亲制定的法则,服从那弄不懂、又无法表达的东西——恐惧的法则,他再也不走近那洞口了。他仍以为那是一堵有光亮的、白晃晃的墙壁。当他母亲在外的時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就安静地待着,不让自己痒痒的喉咙发出呜咽,不弄出嘈杂的声音。

有一回,他躺着,但是醒着的,他听到白墙那边有一种他不熟悉的声音;他不知道那是一头貂熊,站在外头,那貂熊一面为自己的大胆而浑身发颤,一面又小心谨慎地嗅着洞内的动静。灰狼崽只晓得,那嗅的声音不寻常,是一种无可归类的东西,因而是弄不懂的,令人畏惧的——弄不懂的东西是构成恐惧的一个主要因素。

灰狼崽背部毛骨悚然,但没发出响声。他怎么晓得自己毛发倒竖要对付的家伙正是那发出嗅声的家伙呢?他生来就不晓得这一点,但这就是他内心恐惧的直接表现,这在他自己的生命中,是解释不了的。但恐惧这一本能还伴随着另一本能——隐蔽。灰狼崽虽然万分惊恐,但却只是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躺着,呆然不动,看起来就如死了一般。他母亲发现了貂熊的踪迹之后,嗥叫着奔到家中,冲进洞穴,带着过度的激情拼命地舔舐着他,对他呼气安抚;灰狼崽发现自己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已躲过了这次重大的伤害。

灰狼崽身上正涌动着其他力量,其中最大的力量就是生长,本能和法则要求他顺从,可生长却要求他不去顺从。迫使他远离白墙的是他的母亲和恐惧。而生长即生命,注定要永远追求光明。所以,那在他身上涌动着的生命的激流,那随他吞下的每一块肉、吸进的每一口气涌动着的激流,是任何屏障都不能阻止的。终于有一天生命的冲动将恐惧和顺从一扫而空,于是,灰狼崽伸展四肢,又开始向洞口匍匐前进了。

和他早已熟悉的其他墙壁完全不同,这面墙壁总是若即若离,没有坚硬的屏障抵触他那试探性地向前突出的柔弱小巧的鼻子。那墙壁的质地材料好像可以穿透,像光线一样柔韧。在他看来,好

像环境具有形状的视觉表象，他走进了他一向以为是墙壁的东西，沉浸在这组成墙壁的质料中。

真的好奇怪，他居然爬行穿过了那“坚固”的东西。那光线愈来愈强，恐惧使他缩了回去，然而，生长的动力又驱动他前行。突然，他发现自己到了洞口。那面墙，他一向以为自己在它的里头，现在从他面前向后已遽然离开很远的距离了。阳光明亮得令他有点难受，他被弄得头晕眼花。他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开始适应光明，注视渐远的东西。刚开始，那墙跳出了他的视野，现在他又看见了，只是它已变得辽阔而没有边际；还有，它变了样，现在它是一面乱七八糟的墙，既有河道两旁的树木，又有对面立于树林之巅的山峦，还有在高耸山峰之上的蓝天。

一种巨大的恐惧袭向他的身心，这还是那可怕的、弄不懂的东西，他蹲踞在唇形的洞口，注视着整个世界，他万分害怕，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弄不懂的，因此，他觉得这个世界是敌视自己的。于是，他脊梁上的毛发根根直竖，嘴唇微微颤动，想发出凶猛威慑的狂噪，用自己柔弱的力量和恐吓的态势，挑战逼视这个宽阔无垠的世界。

一切都安然无恙。他仍注视着。为自己着想，他忘记了狂噪，忘记了恐惧，这一段时间，生长已驱尽了恐惧，同时，生长表现为好奇。他开始注意附近的東西——一段空旷的河流，这河流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一棵枯萎的松树，伫立在通向他这儿的斜坡上，那斜坡在他蹲踞着的洞口底下两英尺处消失了。

从此，灰狼崽就永远生活在平坦的地面上了。他从没有摔过跤，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他大着胆子向空中纵身一跃，可他的两条后腿仍贴在洞口的地上，而他的头向前跌了下去，鼻子重重地撞到了地上，疼得他嗷嗷狂叫，随后就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他万分惊恐，终于，那弄不懂的东西抓住了他，狂野地抓住了他，马上就要让他吃可怕的苦头，现在，恐惧驱散了生长，和所有受了惊的幼崽一样，他呜呜地叫着。

那弄不懂的东西压迫着他，他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于是，